



復旦中文學科建設叢書

修辭學卷

启林有声

祝克懿 吴礼权 编选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復旦中文學科建設叢書

修辭學卷

启林有声

祝克懿

吴礼权

编选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林有声/祝克懿,吴礼权编选.—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修辞学卷)

ISBN 978-7-100-15477-2

I. ①启… II. ①祝… ②吴… III. ①汉语-修辞学-文集 IV. ①H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395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启林有声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修辞学卷

祝克懿 吴礼权 编选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477-2

2017年11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7.5

定价:76.00元

前 言

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的开始,追溯起来,应当至1917年国文科的建立,迄今一百年;而中国语言文学系作为系科,则成立于1925年。1950年代之后,汇聚学界各路精英,复旦中文成为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始终处于海内外中文学科的最前列。1980年代以来,复旦中文陆续形成了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1981年)、古籍整理研究所(1983年)、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2005年)、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4年)等新的教学研究建制,学科体制更形多元、完整,教研力量更为充实、提升。

百年以来,复旦中文潜心教学,名师辈出,桃李芬芳;追求真知,研究精粹,引领学术。复旦中文的前辈大师们在诸多学科领域及方向上,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他们在学问博通的基础上,勇于开辟及突进,推展了知识的领域,转移一时之风气,而又以海纳百川的气度,相互之间尊重包容,“横看成岭侧成峰”,造成复旦中文阔大的学术格局和崇高的学术境界。一代代复旦中文的后学们,承续前贤的精神,持续努力,成绩斐然,始终追求站位学术前沿,希望承而能创,以光大学术为究竟目标。

值此复旦中文百年之际,我们编纂本丛书,意在疏理并展现复旦中文传统之中具有领先性及特色,而又承传有序的学科领域及学术方向。其中的文字,有些已进入学术史,堪称经典;有些则印记了积极努力的探索,或许还有后续生长的空间。

回顾既往,更多是为了将来。我们愿以此为基石,勉力前行。

陈引驰

2017年10月12日

目 录

现代修辞学的创立

修辞与修辞学	陈望道	003
修辞的两大分野	陈望道	020
文章底美质	陈望道	032
修辞学在中国之使命	陈望道	037
关于修辞	陈望道	043
修辞学中的几个问题	陈望道	045
关于修辞学对象等问题答问	陈望道	051
有关修辞学研究的原则问题	陈望道	055

修 辞 学 传 统

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	郭绍虞	061
修辞剖析	郭绍虞	089
“联绵字”在文学上的价值	吴文祺	107
关于旧诗的格律	张世禄	112
修辞学	郑业建	125

修 辞 学 理 论

修辞论四则	高天如	133
-------------	-----	-----

启林有声

语辞魅力初论	胡奇光	145
我国古代的比喻理论	李金苓	163
荀子的修辞观	严修 金大焕	178
修辞学与心理学	宗廷虎	185

修辞现象研究

何物“同义结构”	陈光磊	203
任选词表极点义的关联条件	蒋勇	214
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	刘大为	237
比喻造词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吴礼权	270

语体风格研究

新闻语体的风格特点	邓明以	287
语体研究方法论探讨三题	霍四通	297
关于语体的定义问题	李熙宗	311
论“对偶”体式在汉语写作中的认知意义	祝克懿	334

修辞学史研究

修辞要讲究适应题旨情境	范晓	355
学习《修辞学发凡》，为促进修辞学的繁荣贡献力量	胡裕树	367
40年来的修辞学研究	胡裕树 李熙宗	373
《修辞学发凡》的历史功绩	李嘉耀	398
中国古代修辞学传统之理解方略	申小龙	410
编后记		426

现代修辞学的创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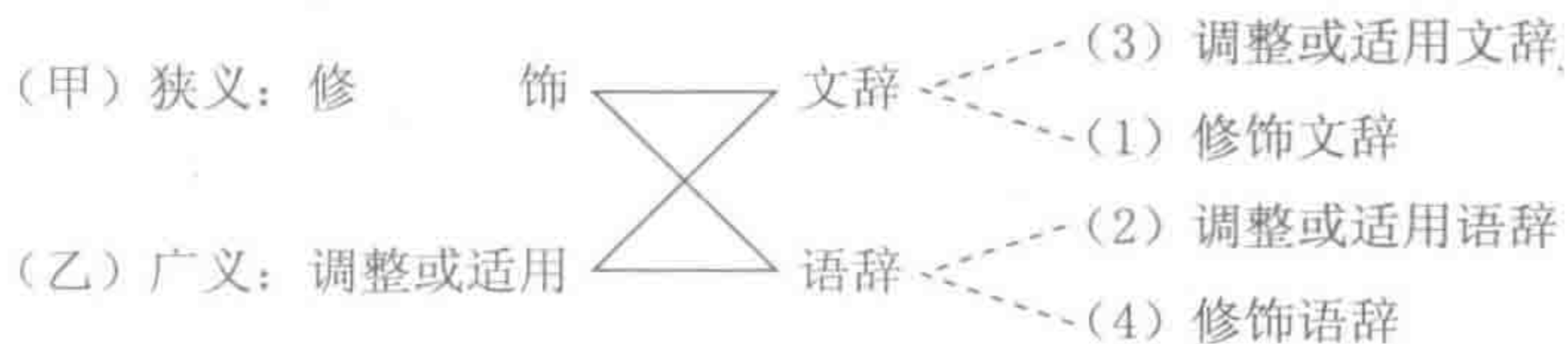
修辞与修辞学

陈望道

一、修辞两字习惯用法的探讨

修辞本来是一个极熟的熟语，自从《易经》上有了“修辞立其诚”一句话以后，便常常连着用的。连用久了，自然提起了辞字，便会想起了修字，两字连结，简直分拆不开。但是解说起来，终究还是修是修、辞是辞的，被人当作两个单词看。直到现在讲修辞的还是如此。

而各人对于这两个单词的解说，又颇不一致，大体各可分为广狭两义：(甲)狭义，以为修当作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乙)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两相交互，共得四种用法如下：



这四种用法，现在可说都是有人在那里用的，不过有意识的或不意识的分别罢了。我们要讲修辞，对这意识的或不意识的习惯用法，必须约略先加探讨。

第一,是文辞还是语辞?这在过去,往往会回答你说:既然讲修辞,自然修的是文辞。如顾亭林所谓“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见《日知录》十九),便是隐隐含有这种意思的一个例。但若略加考察,便知这只是礼拜文言时期的一种偏见。在礼拜文言的时期,人们往往轻蔑语体,压抑语体,贬称它为“俚语”为“俗语”。又从种种方面笑话它的无价值。而以古典语为范围今后语言的范型。其实古典语在古典语出现的当时,也不过是一种口头语言,而所谓修辞又正是从这种口头语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中外,都是如此。在中国,后来固然有过一大段语文分歧的时期,执笔者染上了一种无谓的洁癖,以谨谨守卫文言为无上的圣业。而实际从语体出身的还是往往备受非常的礼遇,如“於菟”“阿堵”之类方言,竟至视同辞藻,便是其例。如所谓谐谑,逐渐发展,成为灯虎商谜,竟至视为文人雅事,也是其例。而(1)文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又常常是受口头语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的影响的,要是承认下游的文辞的修辞方式,便没有理由可以排斥上游的语辞的修辞方式。(2)文辞和语辞的修辞方式又十九是相同的,要是承认文辞的修辞方式,也便没有理由可以排斥语辞上同等的修辞方式。(3)既是文辞语辞共有的同等现象,即不追寻源头也决没有理由可以认为文辞独得之秘。就修辞现象而论修辞现象,必当坦白承认所谓辞实际是包括所有的语辞,而非单指写在纸头上的文辞。何况文辞现在也已经回归本流,以口头语辞为达意传情的工具。而我们听到“演说的修辞”云云,也早已没有人以为不辞了。这就是实际上已经把语辞认作修辞的工具了。

第二,是修饰还是调整?这在过去,也往往会回答你说:既然说修辞,当然说的是修饰。如武叔卿所谓“说理之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理反以隐,则宁质毋华可也。达意之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意反以蔽,则宁拙毋巧可也”(见唐彪《读书作文谱》六),便是指修饰而说的一个例。这也只是偏重文辞,而且偏重文辞的某一局部现象的一种偏见。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既不一定是修饰,更一定不是离了意和情的修饰。以修饰为修辞,原因是在(1)专着眼在文辞,因为文辞

较有修饰的余裕；(2)又专着眼在华巧的文辞，因为华巧的文辞较有修饰的必要。而实际，无论作文或说话，又无论华巧或质拙，总以“意与言会，言随意遣”为极致。在“言随意遣”的时候，有的就是运用语辞，使同所欲传达的情意充分切当一件事，与其说是语辞的修饰，毋宁说是语辞的调整或适用。即使偶有斟酌修改，如往昔所常称道的所谓推敲，实际也还是针对情意调整适用语辞的事，而不是仅仅文字的修饰。

二、修辞和语辞使用的三境界

至于所谓华巧不是修辞现象的全领域，我们只须从修辞的观点把使用语辞的实际一查考便可以了。

我们从修辞的观点来观察使用语辞的实际情形，觉得无论口头或书面，尽可分作下列的三个境界：

(甲) 记述的境界——以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在书面如一切法令的文字，科学的记载，在口头如一切实务的说明谈商，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

(乙) 表现的境界——以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在书面如诗歌，在口头如歌谣，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

(丙) 糅合的境界——这是以上两界糅合所成的一种语辞，在书面如一切的杂文，在口头如一切的闲谈，便是这一境界的常例。

内中(甲)(乙)两个境界对于语辞运用的法式，可说截然的不同。用修辞学的术语来说，便是(甲)所用的常常只是消极的手法，(乙)所用的常常兼有积极的手法。例如郑奠氏所举的《论语》的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和《古诗十九首》中的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便是绝好比照的两个例。两例主要的意思可说完全相同，而一只“直写胸臆，家常谈话”，单求概念明白地表出，一却“托物起兴，触景生情，而以嗟叹出之”，除却表出概念之外，还用了些积极手法。所谓积极手法，约略含有两种要素：(1)内容是富有体验性，具体性的；(2)形式是在利用字义之外，还利用字音、字形的。如这首古诗的整整齐齐每句五言，便是一种利用字形所成的现象。这种形式方面的字义、字音、字形的利用，同那内容方面的体验性具体性相结合，把语辞运用的可能性发扬张大了，往往可以造成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而使语辞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魅力。在修辞上有这魅力的有两种：一种是比较同内容贴切的，其魅力比较地深厚的，叫做辞格，也称辞藻；一种是比较同内容疏远的，其魅力也比较地淡浅的，叫做辞趣。两种之中，辞藻尤为讲究修辞手法的所注重。在小说诗歌等类叙事抒情的语言文字上用得也最多。所谓华巧，也便是指这种形式的表面特色说的。

而实际，正如王安石《上人书》所说，“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华巧并不算是修辞的唯一的标的。这用古话来说，便是所谓“文”外还有所谓“质”。用我们的术语来说，便是积极的修辞手法之外，还有消极的修辞手法。

消极手法是以明白精确为主的，对于语辞常以意义为主，力求所表现的意义不另含其他意义，又不为其他意义所淆乱。但求适用，不计华质和巧拙。当“宁质毋华”的时候便“宁质毋华”；当“宁拙毋巧”的时候便“宁拙毋巧”。(甲)一境界清真的语辞，实际都是单独用这种手法的。(丙)一境界的语辞，清真的部分也是单用这种修辞手法的结果。如上举“君子”云云，便是一个例。这是古话所谓“质”的部分。

此外古话所谓“文”的部分，如(乙)的全体及(丙)的另一部分，实际消极方面也不能不参用消极手法，而求语辞的精确明白。这又就是古话所谓“文附质”“质附文”的质文相待情况。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谓“联辞结采，将欲明

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与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新唐书辨》所谓“作史与他文不同。宁失之质,不可至于芜靡而无实;宁失之繁,不可至于疏略而不尽。宋子京不识文章正理,而惟异之求。肆意雕镌,无所顾忌。以至字语诡僻,殆不可读。其事实则往往不明,或乖本意”,可说便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

三、修辞和语辞形成的三阶段

我们若再考察涉及内容的语辞形成的三阶段,将更可以明了修辞的实际情形。

语辞的形成,凡是略成片段的,无论笔墨或唇舌,大约都须经过三个阶段:一、收集材料;二、剪裁配置;三、写说发表。这三个阶段的工作都依赖于社会实践,并受一定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影响。但某些条件并不完全一样:如收集材料最与生活经验及自然社会的知识有关系;剪裁配置最与见解、识方、逻辑、因明等等有关系;写说发表最与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有关系。三个阶段的条件顺次递积,到了写说发表的时候,便已成为与政治立场、世界观,与社会实践的经验、自然社会的知识,与见解、识力、逻辑、因明,与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等等无不有关的条件复杂的景象。而语辞形成的过程,始终离不开一定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必以实现这一定的需要,在收集材料;必以实现这一定的需要,在剪裁并配置所收集的材料;也必以实现这一定的需要,在写说发表所已经剪裁定妥、配置定妥的材料。这种需要,在语辞上常被具现为一篇文章或一场说话的主意或本旨。若将写说单作写说者个人的情事看,可说写说便是为了发挥这个意旨起见,运用语辞来表出上述条件复杂的景象的一种工作。

但写说本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写说者同读听者的社会生活上情意交流的现象。从头就以传达给读听者为目的,也以影响到读听者为任务的。对于读听者的理解,感受,乃至共鸣的可能性,从头就不能不顾到。而尤以发表这一阶段

为切要。因为这一阶段，是写说者将写说物同读听者相见的时候。写说者和写说物和读听者各都成为交流现象上必不可缺的要素。当这时候，写说者纵然还有“藏之名山”的志向，也不便再以“藏之名山”自豪了。对于夹在写说者和读听者中间尽着传达中介责任的语辞，自然不能不有相当的注意。看它的功能，能不能使人理解，能不能使人感受，乃至能不能使人共鸣？

古来因为中介语辞不能尽责，甚至闹成笑话的很多。试举几个例子。例如范雎说的：

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周人怀朴过郑贾曰：“欲买朴乎？”郑贾曰：“欲之。”出其朴，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见《战国策·秦策》）

这就等于放了一个谣言。缺失最大。也有缺失不到这样程度的，例如钱大听说的：《论语》的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也就有两解：一，把“攻”作攻治解，“已”作助词“了”字解；二，“攻”作攻击解，“已”作动词“止”字解。（见《养新录》三）又如鲁迅批判过的一例：

“此生或彼生”

这是汪懋祖为鼓吹尊孔读经，主张恢复文言而提出的例证。他声称此语比白话文“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要“明了”“省力”。鲁迅当即予以驳斥，指出“这五个字”除了“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的意思外，“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见《花边文学·“此生或彼生”》）这就充分论证了此例含糊费解，有力地抨击了那种尊孔复古的谰言。

根据这种事实上的缺失及其他事实上的需要，所以材料配置定妥之后，配置定妥和语辞定着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力加调整、力求适用的过程；或是随笔冲口一晃就过的，或是添注涂改穷日累月的。这个过程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过程；这个过程上所有的现象，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现象。

同这现象有关系的具体的事项自然极其复杂，即就上头说过的来说，便已

有政治立场、世界观的关系,有社会实践的经验的关系,有自然社会知识的关系,有见解识力的关系,有逻辑因明的关系,有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的关系,又有读听者的理解力、感受力等等的关系。普通作文书上常说的有所谓“六何”说。以力最有关涉的不过六个问题,就是“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等六个“何”。普通常说:第一个“何故”,是说写说的目的:如为劝化人的还是但想使人了解自己意见或是同人辩论的。第二个“何事”,是说写说的事项:是日常的琐事还是学术的讨论等等。第三个“何人”,是说认清是谁对谁说的,就是写说者和读听者的关系。如读听者为文学青年还是一般群众之类。第四个“何地”,是说认清写说者当时在甚么地方: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之类。第五个“何时”,是说认清写说的当时是甚么时候:小之年月,大之时代。第六个“何如”,是说怎样的写说:如怎样剪裁、怎样配置之类。其实具体的事项何止这六个!但也不必劳谁增补为“七何”,“八何”。至少从修辞的见地上看来,是可以不必的。

我们从修辞的观点看来,觉得上述复杂的关系,实际不妨综合作两句话:(1)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就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2)修辞所须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语言文字的可能性可说是修辞的资料、凭藉;题旨和情境可说是修辞的标准、依据。像“六何”说所谓“何故”“何人”“何地”“何时”等问题,就不过是情境上的分题。情境是拘束的、理知的,或题旨是抽象的、概念的,如前述(甲)一境界的语辞,便只能用消极手法。例如《史记·律书》说律数便只能说:

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

而不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那样的夸张法。再如情境是自由的、情趣的,或题旨是具体的、体验的,如前述(乙)一境界或(丙)一境界某部分的语辞,那又未尝不可任情随题,采用积极的表现。例如《南史·到溉传》:

溉孙苾早聪慧。尝从武帝幸京口,登北顾楼赋诗。苾受诏便就。上以

示溉曰，“苾定是才子，翻恐卿从来文章假手于苾。”因赐绢二十匹。后溉每和御诗，上辄手诏戏溉曰，“得无貽厥之力乎？”

最后一句君臣相戏的话，用了一个藏词法把“貽厥”这两个字来贴套一个“孙”字，也觉得于题旨于情境并没有什么不适合，没有理由可以像颜之推那样说它纰缪不通的（参看《颜氏家训·文章》）。

四、修辞同情境和题旨

但是消极修辞积极修辞虽然同是依据题旨情境调整语辞的手法，却也不是毫无什么侧重；（1）消极手法侧重在应合题旨，积极手法侧重在应合情境；（2）消极手法侧重在理解，积极手法侧重在情感。而（3）积极手法的辞面子和辞里子之间，又常常有相当的离异，不像消极手法那样的密合。我们遇到积极修辞现象的时候，往往只能从情境上去领略它，用情感去感受它，又须从本意或上下文的连贯关系上去推究它，不能单看辞头，照辞直解。如见“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句句子里的一个“秋”字，便当如本书借代章所说的作“年”字解，不能望文生义，直把“秋”字解作夏后冬前的“秋”。

然而可惜古来的见解多是单看辞头的。或因辞头略有转折，便以为破格不通。例如关于藏词，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便说：

诗云：“孔怀兄弟”。孔，甚也，怀，思也，言甚可思也。陆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既痛矣，即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观其此意，当谓亲兄弟为“孔怀”。诗云：“父母孔迕”。而呼二亲为“孔迕”，于义通乎？

这我们可以称为“破格”说。或因辞头略离题旨，便以为虚浮不实。例如关于譬喻，刘向《说苑》记梁王对于惠施的故事道：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

这我们可以称为“虚浮”说。或因辞头略乎华巧，便以为是一种华丽的装饰。例如王安石《上人书》道：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这我们可以称为“装饰”说。这些单看辞头的说法，虽然同滥用辞头的形迹不同，其实便是滥用辞头的同病别发。因为一样不甚留意修辞问题旨和情境的联系，尤其是同情境的联系。一旦遭遇根据情境的反对论，便将无法解答。例如惠施对梁王说：

“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

我们知道切实的自然的积极修辞多半是对应情境的：或则对应写说者和读听者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即双方共同的经验，因此生在山东的常见泰山，便常把泰山来喻事情的重大，生在古代的常见飞矢，便常把飞矢来喻事情的快速；或则对应写说者的心境和写说者同读听者的亲疏关系、立场关系、经验关系，以及其他种种关系，因此或相嘲谑，或相反诘，或故意夸张，或有意隐讳，或只以疑问表意，或单以感叹抒情。种种权变，无非随情应境随机措施。

这种随情应境的手法，有时粗看，或许觉得问题旨并无十分关系，按实正是灌输题旨的必需手段。我们讲话写文章给别人听别人看，便是在做宣传工作。要宣传得好，必须讲究语辞的运用。有时尖锐泼辣，有时含蓄委婉，有时激越高亢，有时平和从容……极尽一切可能，力求话语文章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也就是要根据写说时的实际情况，调动和创造各种表现手法，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地传达自己的观点、意志到对方。可以说，语言是我们用来进行宣传的工具，或武器。我们倘若用武器来做譬喻，便也可说修辞是放射力、爆炸力的制造，即普通所谓有力性动人性的调整，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同立言的意旨无关的。

总之，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